

哲学史

32 笛卡尔的沉思录 1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的，今天我们再来聊聊我们的朋友勒内·笛卡尔。我们要做的，是追溯他六篇沉思录中的思路。第一篇的主题，我怀疑，仅仅是他在思考那些引发当时乃至几个世纪以来怀疑论的种种问题。

缺乏确凿无疑的确定性。这导致他在第二次冥想中得出这样的推论：我怀疑，故我存在。而我作为一个会思考、会怀疑的存在而存在。

在第三篇冥想中，这将进一步引出上帝存在的论断。在第四篇冥想中，我们将探讨理性的可靠性和谬误的问题。人类理性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它是运用上帝所创造的各种能力的结果。

上帝不会欺骗。但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错误？这就像善恶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样。

好的。那么，在第五次冥想中，他更多地谈到了上帝的存在，但他总体上关注的是关于物质事物、物质身体的必然真理。然后在第六次冥想中，他谈到了关于物质存在的某些偶然真理。

这就是大致情况。正如你所预料的，鉴于我们上次所说的，他的方法是演绎推理，因此思路是连贯的。他试图做的是建立初始公理，然后通过一系列证明，逐一得出结论。

因此，你会看到一条贯穿所有冥想内容的线性推理链。这并非一系列独立的主题，而是一个逻辑推导出来的思想体系。

好的。上次我们当然是在讨论他第一次冥想的内容。而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第二次冥想，然后是第三次，或许还有第四次。

正如你所见，在第二篇冥想中，他抛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此后，人们一直试图戏仿这句话，用其他事物代替“思考”，例如：“我感故我在”。

我听人模仿让-保罗·萨特的语气来讽刺它，萨特的自传体作品就叫《恶心》。我呕吐；因此，我存在。毕竟，你知道，就像我上次说的，如果你们有人晕船，你们就不会怀疑自己的存在了。

你想这么做，但你没这么做。但无论如何，对笛卡尔来说，我认为，或者我怀疑，因此我存在。也就是说，最初的公理就存在于他的第一沉思录中。

所以，清除所有可能产生疑问的因素这一过程本身，就确立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心存疑虑。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那么，很显然，你也会心存疑虑。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真理。

质疑它就是肯定它。否认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真理。

但是，当他反思这个前提时，他指出怀疑只是思考的一种方式。因此，他实际上是在说：我思故我在。所以，现在不是“*dubito*”（怀疑），而是“*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但此刻最重要的是他“我思”的含义范围。在“我思”这一个简单的陈述中，实际上包含了怀疑、感知、想象、肯定和否定，涵盖了任何形式的意识状态和意识活动。

意识的活动。如果你像我经常遇到的那些人一样，认为保罗所说的“我思故我在”指的是冷冰冰的智力活动，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仔细阅读他的著作。

因为他把有意识的感受、意志行为，比如肯定和否定，都包括在内。所以，他并没有把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意志割裂开来。说“我思故我在”，就如同说“我有意识，所以我存在”。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他将意识的内容和意识的行为都纳入了思考的范畴。理解这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意识的内容通常被他称为观念或意象。

或许是一种概念或想法。就是你正在思考的东西。有时他称之为思考的对象。

意识中思想的对象是什么？是观念等等。但它也包括意识行为。

思考的行为。当然，当你停下来反思时，你会意识到自己在思考。肯定的行为。

否认的行为。怀疑的行为。愿望的行为。

希望的行为。所以，当他说“我思故我在”时，他并不是在说“我有想法，所以必然有某种东西拥有想法”。或者说，“必然存在某种想法的储存库”。

也就是说，存在于某种意识之中。不，他不仅仅是这么说。他的意思是，必然存在一个主体，它以各种有意识的方式行事。

思想的代理人。意志的代理人。希望的代理人。

一个心存疑虑的主体。因为我们在自我意识中感知到的是活动，而不仅仅是内容。

意识的对象。观念。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区别在回应他后来的一些批评者时变得至关重要。

但我怀疑，如果用这种详尽的方式描述，这一切其实都是直觉的。也就是说，它并非推断而来，也不是通过某种证明或其他步骤间接获得的。嗯，它是通过自我意识中的内省觉知直接获得的。

完全独立于任何感官知觉或对外部事物的感知。通过内省，审视内心，我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我是否与外部世界有任何联系。

它并非通过感官知觉产生，也并非通过我们自身的身体意识产生，而仅仅是心理意识。

你明白了吗？这是精神意识。他无法证明，他认为自己也无法证明，他甚至拥有一个身体。直到冥想性爱。

因为在那之前，他没有任何办法从逻辑上证明任何物质的存在。他一开始就抱着彻底的怀疑态度，完全的不信。

你明白了吗？所以，他谈的是意识，不是物质性质、物理属性，而是精神性质、心理属性。好的。与感官体验无关。

我认为，这就是他用蜡作比喻的重点。如果你没有恍然大悟，那只是因为你还没读过原文。他确实提到了一块蜡。

它的物理性质在加热时会发生变化。是的，它会融化，会变软。

或许是液体。它会变色，会变形状。

诸如此类。因此，物理性质是短暂且相对的。然而，尽管一块蜡的物理性质如此多变，但“蜡”作为蜡的概念本身却是一种思维概念。

你明白了吗？它并非必然与不变的属性挂钩，也并非必然与变化的属性挂钩。想想看，蜡的本质不变，但它的性质却会变化。你明白了吗？他的观点是，意识面前直接呈现的并非物质属性，而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蜡的概念。

这并非仅仅是一系列物理属性的集合。因此，他以这种方式谈论意识，实际上是在承认他将运用一种表征性的知识理论。也就是说，最终，心灵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观念和心理活动。

明白了吗？心理观念和行为是对外部物体和其他外部现实的表征。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对某种事物的表征。你看？直接表征。

我们对这些事物有直接的感知，即直觉上的直接感知。我们对这些事物也有间接的感知，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必须通过推断来获得。你无法直接感知到物理实体。

事实上，你无法直接感知到意识之外的任何事物，无论是肉体、其他心灵，还是上帝。明白了吗？我们直接感知到的只有我们自身的意识。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就必须从我们自身的意识中去证明它。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先验证明。这种证明并非基于经验证据，而是基于个人意识的内容。

这就是他在第三式冥想中所做的。如果你想证明其他心灵的存在，如果你想了解其他心灵的存在，你就必须去证明它。如果你想了解物体的存在，你就必须去证明它。

威廉·坦普尔，这位本世纪初的牛津哲学家，后来成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的著作《自然、人与神》中，他探讨了诸多问题，书名似乎暗示着其内容相当全面，除此之外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然而，在这部名为《自然、人与神》的书中，他却专门有一章题为《笛卡尔的失误》。

笛卡尔的失言。你看，失言指的是错误的一步，一个失误。笛卡尔的失言正是如此。

我们直接感知到的一切都只是我们自身意识的内容，这种说法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哲学必须克服的整个难题。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努力克服笛卡尔的问题。

是的，现代认识论的历史就始于此。之所以说始于此，是因为笛卡尔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必须证明你拥有身体，证明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你必须证明其他心灵的存在。

你必须证明上帝的存在。除了推断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这一点。是的。

这就变得很困难了。哦，我们对论证上帝存在的尝试并不陌生。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基督教传统中，我们对此有所了解，但未必意识到笛卡尔的出发点所承担的独特角色。

但是，如何证明其他心灵的存在呢？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否真的有心灵？你明白吗？但是，嘿，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呢？你又没有某种心灵感应能力，能立刻洞察我的意识。你明白吗？所以，对笛卡尔来说，你必须先证明另一个身体的存在，才能证明另一个心灵的存在。然后，因为你的身体行为和我的身体行为之间存在类比，并且知道你的身体行为和你的心灵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你就可以通过类比论证，通过类比推理，推断出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之间必然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就像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灵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一样。

既然你知道你的情况，你就可以推断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明白了吗？但除了这种类比推理之外，你没有其他办法知道我拥有心灵。这是笛卡尔的观点。

嗯，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你明白吗？但它的意思是，呃，你必须有一种替代这种表征知识理论的认识论。比如说，我们还有其他方式来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是否存在某种对其他心灵、其他意识的直接感知？某种更直接的感知。当我们谈到黑格尔时，会发现他认为存在这种感知。明白了吗？而且，在存在主义传统中，答案是肯定的。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好吧，我刚才一直在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我思故我在。

由此可知，我存在。因此，我存在。但问题是，存在的“我”究竟是什么？而笛卡尔最初并没有揭示这个问题有多么棘手。

因为如果论点是“我思故我在”，那么在我不思考的时候，在我无意识、熟睡、无梦的睡眠中，又该如何解释呢？你明白吗？这并不能证明我不存在。关键在于，我无法证明我曾经存在过。你明白吗？换句话说，我们似乎奉为出发点的论点，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所谓的“当下意识的唯我论”。

现在，没人会认真对待唯我论这种观点。它就像一条死胡同。彻底失败了。

从字面上讲，唯我论者认为“只有我存在”。Solus ipsa，意为“唯有自我”。当下时刻的唯我论则认为，在这一刻，只有我存在。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种唯我论是假设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至于其他人，其他任何思想，更遑论肉体，我一概不知。

你明白了吗？但为什么是当下呢？因为我的意识存在断续的问题。我的意识断断续续。坦白说，夜晚的断续时间越长，第二天我就越快乐。

你看？意识断层。没错。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识是否断层呢？我怎么知道过去的意识是否属于我呢？只能通过记忆。

记忆是什么？它是一种当下的意识，而非过去的意识。在我的当下意识中，我拥有一个我所认为的过去意识的表征。但我从未直接意识到过去的意识。

因为我不在过去，我身处当下。所以我只知道我此刻的意识。而此刻的意识，我甚至不知道我说过那样的话。

当下时刻的唯我论。导致当下时刻唯我论的两个问题。三个问题。

第一，我只知道我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自身的意识是断续的。

第三，记忆问题。记忆问题。因为记忆不就是过去意识的当下表征吗？所以你会发现像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这样的人试图争论他们所谓的个人同一性。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始终是同一个自我。明白了吗？这就是个人身份。试图论证记忆的可靠性。

对此束手无策，只能无奈地说：“我不知道。”因为你不可能等到过去重现，却可以等到未来到来，去验证它是否真的发生过。你无法从未来回到过去。

所以，他提出的问题确实相当尖锐：当下意识的唯我论。嗯，这预示着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对意见。

但是，呃，关键在于，他一开始的直觉，也就是“*dubito*”（疑惑），“*cogito*”（我思故我在），包含了所有这些问题。但他同时也发现，“*ergo sum*”（我故我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你看，在英语里，我想，它是两个词。

在他写作的拉丁语或法语中，嗯，在拉丁语中是一个词：*Cogito*。在法语中，则是两个词。

参与思考的“我”是什么？“我思故我在”？这一个词？嗯，他认为这很明显，呃，那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会思考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会思考的主体。

会思考的东西。他的短语是“种族思考者”（*race cogitans*）。“思考者”（*cogitans*）是现在分词，表示正在发生的事情。

种族、事物、物质、实体。种族思维。但他在这里得出了一个可能并不合理的结论。

因为如果我们能立即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那么反思起来，我们就能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那么，种族问题又从何而来呢？就是那个东西。我是否意识到进行思考的那个心智？心智是一种精神实体，一种非物质的存在，一种灵魂。

你看？但他在这里恰恰肯定了这一点。我是一个会思考的物体。然后他就认为自己证明了灵魂的存在。

事实上，在著作的开篇，他就说他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存在。这恰恰是经院哲学家们试图做的：为神学奠定基础。

嗯，他已经证明我们能够直接感知思考和思想。他是个颇有思想的人。明白了吗？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这正是受到质疑的地方，因为当他把这种思考的东西等同于灵魂、内在的、非物质的精神时，托马斯·霍布斯——他在出版前曾将这些沉思录寄给霍布斯征求意见——提出了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为什么思考的东西不能是身体呢？当然，这恰恰是托马斯·霍布斯认为的。

思考的东西不能是肉体呢？当然，他的前提是思考是由大脑而非某种非物质的灵魂完成的。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有形的思考者呢？笛卡尔对此有他的回答。

首先，我对身体没有像对心灵那样直观的感知。也就是说，我对主体有直观的感知，但我对身体没有直观的感知。其次，他声称，我确实对灵魂实体有一些概念。

现在，“概念”这个词很棘手。他并不是说我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观念。的确，我对思考、怀疑以及我思考的许多想法都有清晰明确的观念，但我对心灵的本质、灵魂的本质却没有清晰明确的观念。

我对那会是什么样子只有个模糊的概念。他没说模糊，但那只是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想法。概念或许意味着更具想象性而非明确性。

但无论如何，他认为基于这一概念，更有理由肯定灵魂实体是思考者，而不是断言物质是灵魂实体，身体是思考者。所以，我思故我在。我是什么？一个会思考的实体，一个灵魂。

就这样。嗯，稍后我们会遇到另一个反对意见，这是大卫·休谟在1800年左右提出的。关于心灵以及我们对心灵的内省意识，他说，不，我们所意识到的只是我们的观念。而当我意识到我的心灵时，我意识到的也仅仅是我称之为“我的”一系列观念。

但究竟是什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呢？你看，我就是。然而，休谟并非在谈论对心理活动的意识，而仅仅是对观念的意识。因此，在我看来，笛卡尔的观点关键在于我们能够直接意识到自身的心理活动，也就是意识到某个行动主体的存在。

有时候，我们需要付出精神努力才能肯定、否定、做出决定，更不用说思考、推理和推断了。你看，我们意识到在这些情况下，某种主体性在起作用。所以，在我看来，笛卡尔的论证不仅依赖于表象观念，还依赖于对我们自身心理活动的内省意识，而我认为你在大卫·休谟的理论中找不到这种意识。

仅存的只有观念。那么，如果没有心理活动，又何来行动主体呢？明白了吗？所以，当谈到没有行动主体意识的心灵是否存在时，休谟只不过是怀疑论者。我们无从得知。

事实证明，休谟对物质实体的存在也持怀疑态度。他对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持怀疑态度。所以，根据大卫·休谟的说法，笛卡尔——他最初也是怀疑论者——最终也应该回到他最初的立场——怀疑论。

你明白了吗？所以，从笛卡尔到休谟的认识论史，就是一部人们试图通过我们上次所说的基础主义方法来摆脱怀疑论的合谋史。好吧。而根据大卫·休谟的说法，这种方法彻底失败了。

所以，休谟必须找到摆脱怀疑主义的另一种方法。对他来说，这关乎那些源于思维习惯的信念，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实用主义。

好的。露丝？笛卡尔把自己局限在这种框架里，导致他对心理行为直觉的定义与我从更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所说的“我身体里有一种直觉”截然不同。你知道，现实主义者会说，不，的确，我身体里有直觉。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代表性问题。我发现我不知何时把这个词给抹去了。

是的，你看，直觉是直接的。表征意味着我们的知识是间接的。而我猜你指的是那种现实主义，也就是达拉斯·威拉德上周或上上周谈到的那种现实主义，是一种直接现实主义。

他提到了苏格兰现实主义。托马斯·里德。他还提到了G·E·摩尔。

这是一种直接实在论。黑格尔如何能谈论对他人的心灵的直接感知呢？这不正是基于他对这种感知的直接实在论吗？存在主义者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种直接实在论，这种存在主义才能假设性地宣称：我呕吐，故我存在。

你看，因为在恶心状态下，你会直接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存在。明白了吗？所以你是对的。问题在于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直接知识或表征知识。不，不是语义学。是的，我认为关键在于两种不同描述的充分性。

参加过达拉斯·威拉德第二场讲座的各位应该还记得，他谈到了实现这种现实主义的几个关键点。其中之一就是意向性的概念。

也就是说，心灵会主动去感知和把握外部世界。这指向了心理意图。另一个重要性在于一个实质的自我。

也就是说，一个能够拥有这种意图和心理控制力的代理人。所以，没错，正中目标。是的，我们会在后续讨论中深入探讨这类问题。

但笛卡尔真正将17、18世纪认识论的关键问题摆在了台面上。非常关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大卫？嗯，这里面可能涉及一些逻辑谬误。

例如，论证链中的一个漏洞。一个被压抑的、恰好不成立的前提。你看，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这正是这种表象观点所包含的错误。当他说我们意识到的对象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状态时……你看，我认为这是对意识本质的误解。

这是一种误述。是啊，因为如果像露丝说的那样，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或者像萨特说的那样，我意识到自己的呕吐。你看，这是一种直接的方式。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只能意识到我自己的想法是对呕吐的误述。你看，想到呕吐和真正呕吐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对吧？你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我没看到有人这么做。你看。而且，你之前也说过，在他的论证中，错误本身并非错误，休谟真正指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

是的，是的。你看，说“我思故我在”或许是合理的。但霍布斯认为，推断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实体，一个非物质的灵魂，是错误的。

这不成立。休谟说，推断存在任何事物都是错误的。事物……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论点存在漏洞，是的。珍妮尔，你怎么解释你从“我存在，我是一个实体”到“我是一个东西”的转变？好的，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

吉姆？你最近思考问题的方式似乎没那么形象化了。你是说我只是有了这个想法吗？是的，当我们谈到乔治·贝克莱时，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他也有类似的表象观点，并将其作为他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但乔治·贝克莱会区分饥饿的概念和饥饿的感觉。

他举的例子是关于痛苦的。我想他是十八世纪英国的某位人物。哦，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谁说他要反驳博学的贝克莱主教，结果却踢了一块石头。哦，真疼。这是真真切切的疼痛，不是那种感觉上的疼痛。

对此，伯克利回应道：没错，痛苦的概念是自愿的。真正的痛苦是无意识的。这才是真正的区别。

但它们都是观念。你看，有些观念是不由自主的。所以，我猜想笛卡尔也会这么说。

你现在对呕吐的感知——或者你现在对进食的感知——是自愿的，而你感到饥饿则是非自愿的。但它们都只是感知。但这并不能让我意识到——没有直接的感知。

不，笛卡尔和贝克莱不这么认为。里德则认为是这样。

蒂姆？嗯，一个非物质主体全神贯注地与笛卡尔进行仔细的论证，难道不会感到疲倦吗？我的意思是，身体上的疲倦当然存在，但精神上的疲倦难道不存在吗？纯粹的精神上的疲倦。不过，笛卡尔不会这样回答。贝克莱会这样回答。

笛卡尔可能会这样回答：是的，正如我们证明身体存在之后会看到的，身体和心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感到疲劳，你的心灵也会受到影响。嗯。

是啊，挺有意思的，我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脑子就会开始迷糊。通常早上不会这样，但晚上就迷糊了。为什么呢？嗯，笛卡尔会说这显而易见。

你的身体开始疲惫，精神也受到影响。是的。没错。

注意不要把“实质”理解为某种有形的东西。它是我们对“种族”（race）一词的翻译，意思是“事物”，我们在日常英语中以各种方式使用“实质”这个词。现在，这个论点的实质，或者我们说，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嗯，我们讨论的问题，你看，所以像“问题”和“实质”这样的词并不一定指有形的东西。

字面上，实质就是底层的東西。Sub-sta-o。有多少人学过高中拉丁语？一群野蛮人。

Sub-sta-o，意思是站在下面，你看。不，当然，你知道，除了希腊人、罗马人或蛮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至少在古代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心灵是所有意识状态和活动的基础。心灵的根本实在。大卫？我在想，笛卡尔如果说存在非自愿观念，他能否通过说我们有这些非自愿观念在运作，来摆脱当下的唯我论呢？不，我认为，他会把一个你没有意识到的观念视为自相矛盾。

这就像一个方形的圆。因为观念是一种意识状态，而你问的是无意识的意识。没有这样的动物。

嗯，存在着不同的心理状态。做梦时，脑海中会浮现出各种画面。所以，做梦也是一种意识状态。

这并非清醒意识，而是一种意识状态。你有时可以告诉我你的梦境。潜意识里难道没有你未曾意识到的想法吗？你是说，你的意识状态会受到某些无意识或半意识的影响吗？某种想法在成为意识之前是否一直存在？至于意识的成因，则是另一回事了。

但深度心理学发现了许多以前无人想到的原因。发现？嗯，应该说是假设。没错。

归因。好的，冥想三。珍妮尔想进行到这一步。

沉思三。既然只到了这一步，即我是一个会思考的物体，会思考观念，那么很明显，笛卡尔现在只有两个前提可以用来证明他想证明的任何事情。第一，心灵的存在，好的；第二，我实际拥有的观念。

所以，如果他要论证上帝的存在，他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论证。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第三篇冥想录的主要内容就是从我们现有的观念出发进行论证。

具体来说，这是我对上帝的理解，这是我的其中一个想法。另一个想法是心灵的存在。是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要尝试构建一个因果论证。一个因果论证。而从心灵存在出发的论证相对简单，它只起次要作用。

这是从上帝概念出发的论证中融入的一个次要角色。但心灵的存在其实相当简单。很明显，我是一个有限的、会犯错的、偶然的存在。

有限、易出错，并且依赖于我作为心灵的存在而依赖于其他事物，而我作为心灵的运作也依赖于其他事物。换句话说，他在探讨心灵的存在时，所关注的是进行有意识行为的主体，即主体本身，以及观念。你看，这些都是他从最初对思维的描述中得出的结论。

有想法，有行动者，有思考的实体。所以他要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想法？这是终极原因。所以这是因果论证。

现在，如果你保持警觉——我知道你不是身体上警觉，而是精神上警觉。你可能身体上已经警觉了；时间差不多到了。但如果你精神上警觉，你就会意识到，在提出因果论证时，他其实隐藏着一个前提。

现实中存在因果关系。任何偶然事物都必然有其原因。观念并非独立存在；它们必然有其原因。

偶然的意识并非自存；它们必定有其原因。哎哟！这话哪来的？嗯，我觉得这恰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你试图放下一切时，你迟早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没能放下的。他在第一式冥想中就放下了对一切的评判。

但显然，他并没有对因果原则置之不理。哦，他或许会，你知道，他或许会为此展开论证，说自然教导我们这一点。的确，你会注意到他区分了三种观念。

想法分为三种：与生俱来的想法、后天产生的想法和人为创造的想法。人为创造的想法是我自己编造的，是虚构的。比如我想象中的毛茸茸的长颈鹿，长着蝴蝶翅膀，尾巴上还有粉色的波点。

你看，那是一种虚构的想法。有些想法是偶然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来自外部因素，源于外部原因。

比如，我认为校园里有一棵树的想法是偶然的。因为某些因素影响了我的感觉器官等等。但同时，也存在着先天观念的可能性。

你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偶然观念，都是非自愿的，而非自愿的。你看，偶然观念是非自愿的，而人为观念是自愿的。这些偶然的、自愿的观念的存在本身，正如他所说，正是自然在教导我们这一点。

大自然已经证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对此无能为力。你看，我看着卡尔的脸，却怎么也逃不掉。

就是这样。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的意思是，它就在那里。非自愿的。

所以他可能会说，因果观念就蕴含在拥有观念的体验之中。因果原则就蕴含其中。但无论如何，这显然是相关的。

现在，笛卡尔似乎理所当然地接受诸如因果原则之类的东西，这很奇怪，因为他声称自己对所有先前的哲学结论都持保留态度。我们讨论奥古斯丁的时候，你读过吉尔森的文章吧？吉尔森有一本关于笛卡尔的书，叫做《中世纪哲学对勒内·笛卡尔的影响》。这本书很厚，真不错。

笛卡尔假装摒弃了所有中世纪哲学结论，而吉尔松却写了一本书——没错，很厚——探讨中世纪哲学对勒内·笛卡尔的影响。是啊，你试着进行任何不带预设的思考，最终都会殊途同归。任何不带预设的科学都不过是虚幻的幻影。

对笛卡尔来说确实如此。我们并非总是意识到自己的预设。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些是你无意识的想法。问题是，如果它们是无意识的，它们就不是你的。你并不拥有它们。

他们抓住你了。唉，时间已经悄然流逝。